

李少君生态诗歌的创作探究

——基于海南当代诗歌实践的视角

马丽莉

海口经济学院, 中国·海南 海口 571127

【摘要】本文以海南当代诗歌实践为切入点, 深入研究李少君生态诗歌。通过剖析其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自然观, 以及海南地方性经验和古典意境的运用, 揭示其在当代生态诗歌创作中的独特价值。研究发现, 李少君生态诗歌融合自然意象、地域文化与古典元素, 反思现代文明, 为当代生态诗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 推动了生态文学与地方性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李少君; 生态诗歌; 海南当代诗歌

【基金课题】1. 海口经济学院校级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HJKY(JD) 24-24 (研究基地项目); 2. 2024年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院级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CM2024005

引言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 生态文学愈发受到重视, 它不仅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关注, 也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李少君作为当代诗坛的重要诗人, 其生态诗歌创作独树一帜。海南, 这片生态资源丰富、文化底蕴独特的土地, 为李少君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独特的素材与灵感源泉。从海南当代诗歌实践的视角探究李少君的生态诗歌, 有助于挖掘其诗歌的深层内涵, 明晰生态诗歌与地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进而丰富生态文学研究, 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目前, 学界对李少君诗歌的研究多聚焦于自然意象和生态意识, 对其诗歌与地域文化、传统诗歌的深层次联系探讨还不够丰富。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生态批评和地方性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以期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李少君生态诗歌的独特价值。

1 李少君生态诗歌的生态意识与自然观

1.1 自然意象的生态表达

李少君诗歌中充满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意象, 山水、海洋、草木等皆是其诗歌的重要元素, 这些自然意象成为了他生态意识的生动载体。以《闯海歌》为例, 诗中对大海的描写绝非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呈现上, 而是蕴含着诗人对自然生态的敬畏之情以及对现代环境污染的深切忧虑。“大海”这一意象, 在诗中不仅有着“海鸥踏浪”“巨鲸巡游”的画面, 更象征着自然生态的本真与纯净。通过对大海可能面临的污染等问题的暗示, 诗人传达出对现

代文明进程中自然生态遭受破坏的担忧, 引发读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在他的许多诗作中, 自然意象都被赋予了深刻的生态内涵。比如“椰子树”这一在海南常见的植物意象, 在诗中可能代表着坚韧的生命力量, 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李少君通过对这些自然意象的精心描绘, 构建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自然世界。

1.2 生态意识的现代诠释

李少君的生态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对自然的诗意描绘上, 更体现在他对现代科技和商业文明的深刻批判中。在《自白》一诗里, “殖民地”一词的反复使用寓意深刻。这里的“殖民地”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 而是象征着现代文明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与侵占。诗人借此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 揭示了在科技和商业文明的主导下, 自然逐渐沦为被征服和掠夺对象的现状。

他呼吁人们回归自然, 重新审视并调整与自然的关系, 重建一种和谐共生的生态平衡。这种生态意识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反映了当代人对工业化、商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李少君认识到,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便利的同时, 也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他的诗歌提醒人们, 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 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误观念, 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1.3 生态诗学的理论建构

李少君的生态诗歌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感性描绘, 更是对生态诗学的理性建构。他通过对自然意象的独特运用和现代

诠释,突破了传统诗歌的束缚,构建起具有个人特色的生态诗学体系。在《神降临的小站》中,诗人以“小站”为隐喻,将自然视为神圣的存在,通过“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等诗句,暗示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脆弱。这种将自然神圣化的处理方式,不仅赋予了诗歌更深层的哲学内涵,也为生态诗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维度。

李少君的生态诗学理论强调“草根性”与“地方性”的结合。他主张诗歌应扎根于本土经验,从地方文化中汲取灵感,同时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在《石梅小镇》中,诗人通过对海南特有云景的描绘,将个人的地方性经验升华为对自然生态的普遍思考,体现了其诗学理论中“地方性”与“全球性”的辩证统一。这种理论建构不仅丰富了当代生态诗学的内涵,也为地域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

2 海南地方性经验与李少君生态诗歌的创作

2.1 海南自然景观的诗意呈现

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为李少君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饶的素材宝库。在其诗歌作品中,对海南岛屿自然风光的描绘细腻而生动,如在《天涯》里,诗人以精妙笔触勾勒出“吟赏烟霞,驱驰云浪”“海风中摇曳的明艳的三角梅”等画面,展现出海南海洋的壮阔与热带植被的明艳之美。这种描绘并非单纯的写景,背后蕴含着诗人对自然生命力的深深敬畏。学者汪树东在《诗歌与生态的融合与交响——当代生态诗歌发展综论》中指出,李少君通过“地方性经验的凝结”,将海南的自然景观巧妙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态符号。这使得他的诗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书写,成为在生态危机背景下人类精神家园的隐喻。

在《呀诺达之春》中,李少君以热带雨林为背景,描绘出“春雷惊动了一只蜥蜴”“青蛙正鼓噪绿草的暴动”等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场景,生动展现了海南生物多样性的神秘与壮美。这种对自然景观的诗意表达,既体现了诗人对海南生态环境的热爱,也暗含着对现代文明破坏自然现状的批判。海南的自然景观在李少君的诗歌中,“既是物质的存在,也是精神的镜像”,他通过诗歌将这一镜像转化为对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引导读者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

2.2 地方性文化的生态表达

李少君的诗歌创作不仅仅局限于自然景观的描绘,更将海南丰富的地方性文化有机融入生态表达之中。在《黎族

村寨》里,诗人写下“树皮衣在风中讲述古老的图腾/篝火旁的歌谣长出绿色的年轮”,将黎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紧密结合。这种书写方式,一方面展现了海南少数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流露出诗人对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文化流失的深深忧虑。吴投文在《李少君诗歌的地方性经验》中指出,李少君的生态诗歌“将地方性经验升华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使得海南的地域性文化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成为人类精神救赎的重要资源。

在《槟榔谷叙事》中,李少君以海南特有的槟榔树为核心意象,通过“剖开的槟榔流出殷红的血/祭奠着消失的雨林”等诗句,将黎族的传统习俗与生态保护意识巧妙融合。这种把地方性文化符号与生态主题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文化厚度,同时也为生态诗歌的本土化表达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马春光在《通向“自然”的朝圣之路——论李少君诗歌中的生态意识》中评价此类诗歌为“文化生态的活化石”,认为其通过对地方性文化的呈现,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背后的深层文化根源。

2.3 地方性经验与生态诗歌的互动

李少君的生态诗歌与海南地方性经验之间构建起了一种双向互动的紧密关系。从创作灵感的来源来看,海南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地域标识。例如,在《三亚湾晨步》中,诗人将椰林、沙滩等自然元素与黎族的晨曲有机结合,营造出“人与自然共舞”的诗意画面。从诗歌对地域文化的影响角度而言,其诗歌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海南地方性文化的生态内涵。这种互动关系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海南当代诗歌在生态表达方面的内容与形式,也为海南地域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的有效载体。

在海南当代诗歌的创作实践中,这种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与其他地域诗人如雷平阳对云南高原的书写相比,李少君更加注重将地方性经验与生态哲学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小见大”的独特创作风格。汪欧阳澜、汪树东在《把心安放在山水之间——论李少君的生态诗歌》中指出,李少君通过“地方性经验的诗性转化”,成功地使海南的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成为抵抗现代性异化的重要精神资源,为海南地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李少君生态诗歌在海南当代诗歌中的艺术回响

3.1 古典意境的继承与创新

李少君的诗歌创作深深扎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厚传统，但他又以现代性的独特视角对传统山水意境进行了重新构建。在《南山吟》中，诗人巧妙地将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融入海南热带雨林景观，写出“坐到寂静的深处/恍惚间看见，白云从海面冉冉升起/正飘向山顶”的诗句。这种创作方式既保留了古典诗歌中“物我合一”的核心美学特质，又赋予其全新的生态哲思。在他的诗歌里，自然不再仅仅是文人墨客寄托闲情逸致的客体，而是被视为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存在。汪剑钊在《重获一种与小草对话的能力》中提出“重获与自然对话的能力，恢复人与自然共振的能力”，这一观点恰好可以用来解释李少君对古典意境的创新重构。他通过激活自然意象中蕴含的灵性维度，使诗歌成为修复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断裂关系的重要精神媒介。

诗人对古典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还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生态化改造方面。“霓虹灯复刻唐宋的月光/游轮汽笛惊飞白鹭，搅碎千年涟漪”，通过将古今意象并置的手法，既延续了杜牧“玉人何处教吹箫”所营造的江南古典意境，又以工业文明对自然声景的破坏这一现实场景，隐喻现代性对生态系统的侵蚀。这种“以古鉴今”的创作策略，与吉狄马加在青海湖诗歌节提出的命题——生态诗歌需在继承传统中建立“更高的美学原则”相呼应，为当代生态诗歌如何从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并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2 现代性思考与生态诗歌的融合

李少君的生态诗歌始终贯穿对现代文明的辩证反思。在《工业文明笔记》中，他通过“烟囪在天空书写狂草体遗书/推土机履带碾碎蝴蝶的语言”等诗句，将机械意象与自然生命进行强烈的暴力性碰撞，深刻揭示了工具理性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戕害。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的怀旧情绪宣泄，而是在“风景的发现”过程中，努力暴露被现代文明所遮蔽的社会历史性。诗中所描绘的工业景观的异化现象，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在自然领域的自然化呈现。

李少君的创作对海南当代诗歌的美学范式产生了深刻的重塑作用。在地方性经验书写方面，他开创了“微观史诗”的叙事模式。以《博鳌叙事》为例，通过“海浪在谈判桌上签署绿色公约”这样的隐喻手法，将区域生态事件

巧妙升华为全球性生态寓言。这种“以小见大”的创作理念，对海南其他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启发。例如，海南诗人符力在《五指山新咏》中，将黎族山兰稻耕作仪式转化为“大地指纹记录碳汇密码”的当代意象，成功实现了地方性知识与全球生态话语的有效对接，体现了李少君创作理念的影响力。

4 结论

在对李少君生态诗歌的深入研究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其在艺术创作领域实现的关键突破。其一，李少君以极具创新性的视角，对古典诗歌中的山水意境进行生态化改造。他打破传统，将山水从以往文人笔下的单纯审美客体，转变为具有独立主体地位的存在，构建起“山水即主体”这一全新自然观。这一创举，为当代诗歌对自然的认知与呈现方式，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使我们得以从全新的维度去审视自然、感悟自然。

其二，李少君敏锐地抓住现代性批判这一核心要点，巧妙地把海南本地独特的自然人文经验，精心雕琢成反映全球生态危机的生动文化镜像。他的诗作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全球生态困境的严峻现实，促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深入思考这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生态问题，激发大家对生态保护的紧迫感与责任感。

李少君投身生态诗歌创作，为地域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并且，借助《诗刊》自然诗会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平台，海南在生态诗歌创作与理论探索方面脱颖而出。他的作品以及独特的创作理念，对海南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犹如一颗启明星，激励着众多诗人将目光投向地域文化与生态环境领域。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推动着当代诗歌不断创新求变、持续发展，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美好愿景，贡献出诗歌独有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符力. 五指山新咏[C]. 海南当代诗歌年鉴(2023卷).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23: 56-62.

[2] 吴晓东. 生态主义的诗学与政治——李少君诗歌论[J]. 南方文坛, 2011(3): 100-105.

作者简介：

马丽莉(1988.6—)，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